周明山投桃报李赠奇玩

完



薛冰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畅销小说

[内容简介]

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，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，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。文物存毁、古玩陷阱、民国逸事、预测学泛滥、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，无不信手拈来，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。

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，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……

[上期回顾]

第二天一大早，乔二少就到南市楼找周明山，明为访客，实为替他正名……

南市楼距奇玩街，不过一箭之地。乔世钟和周明山两人安步当车，说话之间，奇玩阁迎风招摇的店幌，已在望中。奇玩阁是金陵城中古玩行业的首户，坐落在奇玩街与贡院西街相交的路口。其实奇玩街本名祈望街，硬是因为这奇玩阁的名声大，竟被人讹传为奇玩街，也就不断有新的古董文玩店在此开张，渐至汇集数十家之多，店堂内琳琅满目，青铜白玉、古陶名瓷、宋版明刻、碑帖字画，无所不有，争奇斗胜，成为金陵城中一处特别的景致。

乔世钟本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，只想跟着周明山跑跑，看看他如何选古董、谈交易，长点见识。周明山原在几家店中有看好了的东西，经此一番波折，无意再逗留此地，遂决定今日就去验货结账。两人进了奇玩阁，早有眼尖的伙计，报与掌柜伍万成，伍掌柜忙不迭地迎出来，请二位进里间雅室，上坐奉茶。

伍掌柜心中盘算，大约是乔二少相中了什么物件，请了周明山来掌眼。倘若前日的传言不错，这两人也真应了古话，叫“不打不相识”。他人的是非也不必管他，财神光临，总是要善加应酬的。

待两人坐定，茶水上桌，伍掌柜恭恭敬敬地立在下首，请教乔二少有什么吩咐。乔二少笑道：“伍掌柜客气了，我于此道一窍不通，能有什么吩咐？我今日跟着周先生，是做学生来了。”周明山忙说：“二少说笑话。二少何等身份，周某能供驱使，已自荣幸，安敢妄自尊大！”转脸又向伍掌柜道：“二少今日偶得闲暇，要来看看贵处的宝物——伍掌柜可先将前日那件手卷取出，请二少品鉴。我不日就要回京，正好也把货款结了。”

伍掌柜应着，转身向门外吩咐了伙计，这才陪着坐下，请二位用茶。那边伙计已捧着一只紫红刻漆方盘上来。伍掌柜接了托盘，放在手边茶几上，取了盘中手卷，双手捧给乔二少。乔二少看那手卷，装裱得十分精雅，非同常物，也不敢大意，起身将手卷平置于长几上，抽开骨签，轻轻拉展，只见是一帧帧清丽的法书，裱成长卷。起首一位书家署名卫铄，当是王羲之少时所师从的卫夫人了，第二件又是唐代名伎薛涛所录曹植的《美女篇》，第三件是传说能日写《唐韵》一篇的吴彩鸾手迹。他心中不禁暗暗奇怪，周明山怎么会看中这种东西，再看下去，还有宋人胡惠斋、张妙净和朱淑真，元人管仲姬，明人柳如是和叶小鸾，都是历代著名的女流。末后一跋，署名是秀水蹇媛女史，叙其多年苦心搜求，终于得到前辈女书家的佳作十一件，除上述外，还有唐代长孙皇后、元人曹妙清、沈清友的墨宝，却没见裱在此卷上。这位蹇媛女史，乔世钟倒有些印象，似乎是厉樊榭的《玉台画史》中，录有她的事迹，说她姓徐名范，是徐真木之姊，善书之名，在真木之上。观此跋语，果有王羲之《圣教序》的笔意。

乔二少看手卷之际，周明山却想起，日前在店堂柜台面上的零散饰件中，见过一件碧玉珠串，当时觉得珠面上雕琢的花纹颇别致，因价值不高，没有细看。他遂与伍掌柜打了招呼，转回前面店堂中，临街面的柜台上，搁着个旧木盘，隔成八八六十四格，分别盛放着些金石小件，都是不值钱的小玩意，那珠串尚在，伙计报价也很低。周明山取在手中，迎了亮仔细察看，色质明艳光润，有几粒虽见黑点，但点状浑圆，实是翡翠而非碧玉；所雕也不是寻常花卉，而是动物，有龙有虎，有马有牛，通体盘成珠面，构想精巧而雕工精湛，一串十二粒，竟是一套十二生肖。他又瞥见另一格中，有两枚小指甲盖大的青铜花钱，一枚钱文是“皇帝万岁”，另一枚是“重臣千秋”，便让伙计一起送到后面去。

乔世钟已将手卷收拢，周明山笑道：“常言道字如其人，见其字亦如晤其人，二少顷刻间得会数位佳人，不亦快哉？”

乔二少疑惑地说：“像这样的东西，大约也只能充作玩物罢了。”

周明山点头：“二少所言不差。但世间好玩之人甚多，投其所好，便是生意之道了。”与伍掌柜结款，竟付了三百六十两银票。那珠串和花钱，伍掌柜也看出周明山是为乔二少挑的，执意不肯收钱，说是小小不言的玩意，乔二少不嫌菲薄，权当做个见面礼。二少还要推托，周明山却代他收下了。

周明山和乔世钟辞出奇玩阁，又去集粹斋，取了十来柄明清文人学士的书画成扇，去迪华斋，取了几本旧拓，几轴字画，去乐古斋取了几盒瓷器。各店中看周明山如约前来结款提货，也就把他被骗银票的传言，当作故事了。

看看时已近午，周明山定要邀乔二少去夫子庙茶酒楼小酌。秦淮北岸，一路多为茶楼酒馆，周明山选中的，则是泮池东面一箭之地，利涉桥边的问渠茶楼。

问渠茶楼与左近的问津、问柳，并称夫子庙“三问”，都是已历两百余年的老字号，也是金陵文人雅士日常聚会之所。二人走入后进雅座，选了一张临窗的桌子，窗下就是波光粼粼的秦淮水。周明山点了几样清淡的菜肴、几样爽口的点心，烫了一斤绍兴酒，泡了一壶龙井茶，二人边吃边聊，耳边隐隐传来绵软香艳的歌乐声，自是出于南岸妓家与河中画舫的了。

周明山感慨道：“我也算行走南北大半辈子的人了，这贡院与妓院隔水相望，只有金陵一地如此。金陵士风，亦不当如此浇薄呀？”

“这却与金陵士风不相干，流连其中的，多半不是金陵人。”乔二少解释说。

酒足饭饱，撤去杯盘，换了清茶。乔世钟返回到了正题上，问起奇玩阁那件手卷的真伪。这半日间，周明山所购各物，他最不看好的就是这手卷。周明山却说，这手卷是他此行所收，最为得意的一件。正因为它真真假假，别人不敢要，他才能以如此低价到手。卫夫人的手迹，必假无疑，但薛涛书迹，历有著录，所用之纸，也确是薛涛笺，故而未必不真。吴彩鸾本是传说中人，自不应有墨迹传世，但朱淑真、柳如是、叶小鸾诸件，肯定不伪。更兼蹇媛徐范，善书知书，眼光甚高，此卷既为她所珍藏，非刻意作伪以牟利者可比，其中诸件，姑不论其真伪，书法精妙，皆非常人所能及。她是由明入清的人，可见即属赝品，也是明以前人所作，流传至今，价值也已不菲。“以文玩而论，判定真伪，固为第一要义，但也不能拘泥于一端。文玩文玩，文士喜好，足供把玩，就是佳物。”

乔二少疑窦得释，遂又取出花钱和珠串，请教周明山，为什么会挑选这两件东西。周明山说：“这两枚花钱，看着不起眼，若非昔年在李竹朋先生府上，见过一对，我也不知其价值。据李先生说，这是东汉初年之物，形制尚有王莽铸钱之风，精整厚重，显系官炉所出；此物传世几二千年，包浆浑如黑漆，不知已经多少人把玩浸润。那枚珠串，奇玩阁当碧玉卖，是卖漏了，我细看才晓得是翠。这还在其次，更令人赞叹的是雕工，能将十二生肖，一一设计成圆珠，鬼斧神工，浑然天成。虽说珠径不过五分，料小了点，恰恰更见出精巧。每常听人夸玉玲珑，这一件，可以称为翠玲珑了。”

乔世钟取过珠串，一一察看，果然自子鼠至亥猪，色色生动，耐得品味，不禁爱不释手。

两人直聊到红日西斜，这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。

日本侵华直接导致国民政府经济崩溃 9



陈雨露 杨栋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金融天下

[内容简介]

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，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，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。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？五千年历史长卷中，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，便会被金钱反噬。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，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，所谓数字时代的“0”与“1”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。

[上期回顾]

民国时期白银风潮给国民政府带来巨大的货币隐患。而此时很快来临，日本侵华了。

中国近代史上，从鸦片战争开始，中国经历了无数次西方列强入侵，但没有一次对中国影响如此深远，以至于成为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。

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，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远胜于任何一个近现代历史事件。中华民族为这场战争付出了3000万优秀儿女的生命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，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浩劫。战前中国现代化工业年均增长7.6%，虽然低于北洋时期，但1936年电力工业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2%，这是经济起飞的先兆。

就是在这个时刻，日本人来了，带着先发优势一举击溃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国民经济，中国被迫开始一场全民战争，经济“起飞”因此被打断。

1937年日本产钢580万吨，工业总产值已近60亿美元；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达到了年产飞机1580架、大口径火炮744门、坦克330辆，造舰能力为5万余吨。当时，日本海军总排水量115万吨，其中包括4艘航空母舰；空军有作战飞机1600架；陆军约200万人。

中国钢铁产量仅为4万吨，工业总产值13.6亿美元；军事工业中飞机、坦克、大口径火炮生产能力为零。在军事实力上，中国早没有了北洋水师的威风，要知道北洋水师当年在远东海军中排名可是第一。当时，中国海军总吨位5.7万吨，最大吨位海圻号仅4300吨；空军仅有223架，而且没有足够维修能力；唯一的优势，是陆军人数，现役部队约220万人，不过，有很多是蒋介石指挥不动的。

如果中国军队凭血肉之躯就能顶住日本侵略，除非战士是变形金刚。

“战端一开，则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。”金融业当然也有抗战守土之责，不过首先要保证钱不能落入日寇之手。

1937年7月7日当天，蒋介石密令宋子文“上海各银行现银与钞票，从速现移运杭州与南京，准备向南昌、长沙集中，务望于5日内运完”。上海是中国金融中心，上海必然成为战区，如果交通受阻，那抗日和国民政府经费则无从谈起，应该说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。

面对民族危亡，无论官僚资本、民族资本，都没有选择，内迁是最好的选择。后面的任务更为艰巨，因为，8月13日，沪战爆发。战端肇始，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应付挤兑。

战争前夕上海存款约为45亿元，即使提兑1/3也是15亿元，相当于当时三个法定银行所有纸币总和，中国金融业已经岌岌可危。

8月15日，国民政府发布《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》，规定所有存款每周提现不得超过150元，也不得超过余额5%，只有发放工资和军需才能提用现金。同时，淞沪会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要求中行、交行、中央、农民四行在上海组成“四行联合办事处”（简称“四联总”），以合力应对战时局面。

1945年5月，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。宋子文雄心勃勃，推出的第一个计划是放开外汇市场，认为这有利于吸引外资和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。当年行政院出台《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》，法币汇率由1美元兑换20元法币改为2020元法币，中央银行出资5亿美元建立法币发行准备。

然而，中国刚刚经历抗日战争，国内工业体系百废待兴，在这个时点开放外汇市场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，从1946年3月放开外汇市场到1946年11月，中国出超达到4亿美元，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。

有一个问题最为关键，掌握外汇资金的并非致力于生产的民营企业，而是官僚资本。外汇购买的不是生产体系急缺的设备，而是高档消费品。1946年8月19日，行政院不得不修改汇率，1美元改为兑换3350元法币。

这给了人们一个强烈的预期，法币仍将贬值。

面对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，宋子文拿出了从课本上学来的公开市场业务。1946年11月开始，中央银行在上海抛售黄金，试图稳定币信。另一方面，1946年开始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不得不靠增发法币维持军需，抗日战争增发货币，实在是没法子，内战增发货币就不得人心了。为在战场上作垂死挣扎，蒋家王朝又必须靠法币维持战费，法币崩溃已经在所难免。

可怜宋子文，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回收法币的同时，中央银行仅在1947年1月份就增发8100亿元，靠黄金收兑法币已经极不现实。最终，宋子文消耗了4亿美元和330万两黄金，法币却从1946年2月的12612亿元猛增到48878亿元，法币崩溃就在眼前。

1947年9月宋子文黯然去职，1971年4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……

宋子文去职，蒋介石再没有灵魂人物可以控制金融体系。宋子文去职前，法币发行额度为99351亿元，到了1948年8月，这个数字就变为666946亿元。年初一元法币还可以买1个鸡蛋，年底就剩下三分之一根油条了。如果仅仅是超级通货膨胀，那国统区的问题不会如此严重，更为关键的是国统区的分配体制，要了国民党的命，也是这个体制注定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。

毋庸置疑，经历了抗日战争，官僚资本在国统区已经一统天下。这是一个只能向下传导压力的体制，因为官僚资本不仅有剥削性，而且这种剥削是不可逆转的，任何经济压力都会向下传导，所有经济压力会直接传导到社会底层。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，所有商品都在涨价，唯独不涨价的就是工人工资。

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、无法遏抑的军费开支和一塌糊涂的法币币制，“天才”的“党国金融统帅兼军事统帅”蒋介石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靠发行新币重整币信，新币的名字就是：金圆券。

1948年8月19日，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命令，开始新币制改革，史称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”。处分令要求以金圆券为本位币，每元含金量0.22217公分（克），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、白银、银币、外币，管制物价，法币以300万元兑换1元金圆券，金圆券总额不超过20亿元。

骗谁呢？大家都知道军需困难，需要大把票子供应前线，20亿也就是个起步价。

蒋介石对此颇为重视，认为“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”，派其子蒋经国在上海督促收兑金银外币。蒋经国确实办了几个人，比如杀掉了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，罢免了上海市长吴国帧，抓了杜月笙的儿子……

很快，蒋经国就办到孔令侃头上，目标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，为表示自己的决心，蒋经国查封了扬子公司。不过，孔令侃是自己人（孔祥熙与宋霭龄之子）。不查，还好说；查了，真办吗？

此时，蒋介石正在北平对傅作义督战，接到消息后立即调停此事。在宋美龄斡旋下，蒋经国对扬子公司只能封而不查。据说孔令侃曾扬言，只要蒋经国敢查办他，他就把蒋家在美国的财产通过新闻界公布于众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
按照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”，金银外币收兑日期在当年9月底。如果10月份还未完成收兑金银，那对新币制的打击将是致命的，币信也将无从维持。9月，国民政府公告称，金银外汇收兑延迟到10月底。

坏事了。自9月30日起，国统区开始抢购风潮，而商店拒不开门。大公报称：（10月）7日肉已绝迹，鸡蛋早已无踪，米亦绝迹数日。10月31日，行政院发布《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》，取消了粮食价格管制，11月11日金圆券贬值80%。

1949年5月上海解放金圆券已增发至67万亿元，这简直可以称为通货膨胀历史上的奇迹。